昆明学院学报　2016, 38(4):49~53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边疆治理研究】

云南西双版纳汉族移民的文化适应与地域认同

——以云南勐腊县易武镇为例

何连伟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景洪 666100)

摘要:清中叶至今,受茶马古道的影响,云南省红河地区的石屏汉人陆续迁入西双版纳勐腊县易武镇。在与当地少数民族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移出地的汉族文化被带到移入地,并在移入地民族的影响下呈现出多元文化共存的"边疆风格"。移民在移入过程中表现出了灵活的文化适应性。而这种适应性与迁入的时间密切相关,且内在深层次文化的适应慢于外在文化。近年来,普洱茶文化与经济的兴起加速了汉族移民的文化适应和地域认同。

关键词:西双版纳;汉族移民;文化适应;地域认同;边疆风格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4-0049-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4.010

Cultural Adaption and Regional Identity of the Han Migrants in Xishuangbanna of Yunnan Province

—A Case in Yiwu (Township) of Mengla County

HE Lianwei
(Xishuangbanna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nghong, Yunnan, China　666100)

Abstract: From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Tea-House Road, the ethnic Han people from Shiping (county) of Honghe Prefecture continuously migrated to Yiwu (Township) of Mengla (county).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ethnic peoples, the Han culture is featured with the style of frontiers. The migrants have adapted themselves to the locality all along, while the internal adaption appears slower than the external adap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booming economy and culture of Pu-erh Tea business, the Hans' cultural and regional adaption has been accelerated.
Key words: Xishuangbanna; Han migrant; cultural adaption; regional identity; style of the frontiers

"边疆风格"(The Frontier Style)现象,是拉铁摩尔关于中国边疆问题探讨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拉铁摩尔把中国边疆看成是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视窗,并透过这一视窗深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在历史的空间上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1]生活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人们,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上讲都属文化混合类型。云南红河地区石屏一带的汉人民居有明显的"徽派风格",而西双版纳易武镇的民居风格也属于典型的徽派建筑模式。由此可见,石屏汉人移民为西双版纳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同时又汲取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拉铁摩尔将这一地带称为"贮存地"。在这个文化类型混合的地带,汉族移民既不固守农业或外来文明的单一模式,也没有被移入地文化完全同化,而是把两者相结合,形成了石屏汉族移民和西双版纳少数民族之间"茶马贸易"的互补关系,在经济、文化上呈现了相互融合的

收稿日期:2016-05-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2YJA840027)。
作者简介:何连伟(1979—),男,云南石屏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研究。

关系。拉铁摩尔从中国内部多元文化主义视角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变迁,在互动关系中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边疆过度地带”的概念。

一、历史的记忆:易武石屏汉族移民迁入史

“易武”为傣语,意思是美女蛇居住的地方,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西北,距勐腊县城约 110 km,是茶马古道的南方起点。2015 年 3 月,经云南省政府同意,勐腊县撤销易武乡,设立易武镇。2005 年 3 月,因易武镇完整的汉式古建筑及其典型的人文环境,被确定为云南省特色旅游小镇和历史文化名镇。早在清朝时期,易武普洱茶就被列为敬奉皇室的贡品。1903 年,云南石屏人袁嘉谷考取“经济特科状元”,助推了普洱茶的发展和壮大。易武古镇在 19 世纪早期,就被誉为“茶马古道第一镇”,也成为了中原汉文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交流与融合的中心。古镇至今保留有清光绪皇帝亲赐的“瑞贡天朝”大匾、私塾学堂遗址、文庙建筑等历史古迹。易武镇世居民族主要有傣、回、彝、瑶等 13 个民族,是集中原汉文化、茶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名镇。

西双版纳地区的土地肥沃、降雨充沛、气候温暖,生态环境适宜普洱茶的生长,当石屏汉人来到这块与迁出地有相似气候和海拔的易武时,便意识到无限的商机,相约大量迁入,促进了易武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由于石屏汉人大量的迁入,石屏汉人移民成为推动当地普洱茶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与当地傣、回、彝、瑶等世居少数民族交往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由于交通不便,与景洪、勐腊等地方的交往又少,易武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次级群体,被很多人视为“新石屏”。

石屏,现隶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易武镇东北方向,陆路距离约 400 km。追溯历史,石屏汉族的祖先是明初时从江南、中原迁徙而来。在石屏站稳脚跟后,石屏汉族开始向外开拓,“走西头”开发盐矿、银矿、茶业,“走个旧”开发锡业,向南组建石屏商帮,辟茶马古道东线。石屏汉族移民的到来,让普洱茶重现生机,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技术,提高了茶叶产量、加工技术和销售技巧。清嘉庆、道光年间,仅易武街就先后创办有车顺号、同庆号、同昌号等 20 多家茶庄。普洱茶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原儒家文化的传播。石屏汉人在易武兴建文庙、创办学堂、修建四合院等,呈现出了一片经济和文化繁荣的景象,易武普洱茶也随着马帮文化的兴起,到达台湾、香港、西藏、印度等地。正是石屏汉人的大量迁入,使汉文化融入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当中,提高了易武地区的整体文化水平,通用语言由少数民族语言逐渐转变为汉语方言石屏腔。

二、别有风情:石屏外来汉族移民的文化适应

石屏外来的汉族移民在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在主动适应当地文化的同时,依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移出地的汉族文化传统,创造出独特的文化面貌,主要体现在语言、节庆文化、传统文化、饮食文化、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

(一)语言

语言是一种凝聚的力量,是地域认同、文化适应和感情的密码。移民的文化适应是从语言的适应开始的。当大量的石屏汉族移民迁入易武聚集在一起,保持了原有的汉族文化,形成一个次级群体,不仅传承汉文化的精髓,而且带动当地傣、回、彝、瑶等民族使用石屏方言。虽然现在很多石屏汉族移民后裔已经是四代以上,经过了上百年的变迁,大多没有到过祖籍地石屏,但目前石屏话仍是易武的通用语言。走进易武镇,随处可以听到纯正的石屏方言,基本保持着石屏话特有的语调、用词、语气等。究其原因有二:第一,石屏汉族移民以村落聚居的方式居住。由于交通不便和身处异民族地区,移民大多聚居在一起,形成相对封闭的移民村落,为完整保留汉族文化提供了平台。如易武镇麻黑村,由新中国成立前的 24 户石屏人发展到 2013 年的 74 户 328 人,村落居民以石屏后裔为主,石屏方言在社区和家庭中世代相传。第二,这与当地拥有相当数量的石屏汉族移民,且在经济、社会中拥有一定的实力有关。石屏汉族移民的语言对当地的老百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很多祖籍不是移民的易武本地人也会学说石屏话。这既是沟通的需要,也与其他民族希望借此参与由石屏汉族移民主导的茶叶贸易有关。

(二)节庆文化

节庆文化是一个族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

和发展的民族文化,也是一种民族风俗和民族习惯。随着移民的迁入,易武镇石屏汉族移民逐渐形成了以石屏汉文化为主,西双版纳原有民族节日为辅的独特节庆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石屏汉族文化整体得到了保留,不仅传统汉族节日的庆祝方式、习俗等活动保留完好,同时也吸收融合了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易武石屏移民后裔过的节日,既有汉族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也过彝族的二月八、瑶族的盘王节、傣族的泼水节、哈尼族(自称爱伲族)的嘎汤帕节等少数民族节日。汉族移民还接纳了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例如喝酒的时候加入傣族的喝酒令“多哥,水、水、水水水、水”。总之,外来移民在传承汉族文化的同时,也积极汲取、适应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节庆文化成为石屏汉族移民同当地少数民族交流和融合的载体。

(三)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来自江南、中原一带的汉族在石屏重教兴文,形成了具有石屏特色的汉族传统文化,使石屏享有“文献名邦”的美誉。随后石屏移民也将这种文化带到了移民地易武,并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书法、绘画、楹联等方面。明清时期,石屏汉人陆续迁入易武,主要从事与茶有关的贸易,同时也积极兴办私塾学堂。易武镇是西双版纳地区开办私塾学堂最早的乡镇之一。易武镇麻黑村 89 岁的何明忠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前,他在当地私塾教书,并向当地村民传授汉族文化。目前,何明忠是西双版纳州书法协会的会员,其书法技艺来自祖辈的传承。何明忠的书法刚劲有力,体现了普洱茶文化与传统书法的有机结合。何明忠以汉族文化底蕴创作的符合地方特色的书法和对联,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和知名度。在易武,由何明忠家族世代经营的成兴昌号,是最早改进茶叶加工与包装技术、制造制茶工具、完善制茶工序、共同创造“七子饼茶”的茶庄之一。其茶叶包装上就有他先祖的书法作品,现已申报 QS 认证。使原产西南边陲的茶叶被赋予文化的色彩,何先生只是其中一例。在易武茶商中,茶叶的包装设计与书法绘画密不可分。在村民厅堂、茶庄等地方,随处可见村民自己撰写的书法绘画作品。普洱茶因为有了汉文化的融入,书法、对联和绘画的烘托,才凸显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在市场经济中,石屏外来移民的后裔们也由不自觉变为自觉主动、积极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书法、绘画、对联,打造普洱茶文化。石屏汉族文化在这里得到了沉淀,也得到了多元化的发展。

(四)饮食文化

提到石屏饮食文化,自然就会想到石屏豆腐、石屏煎鱼、风吹豆豉、酱油等。在如今的易武镇,这些食品依然是移民后裔的挚爱。石屏移民的食物取材、做法、饮食特点也基本沿袭了石屏人传统,特别是节日、婚庆、丧葬等的饮食基本保留着原有的风貌,同时融入了一些当地的特色。以婚礼饮食为例,石屏风俗中必备的菜肴,如鱼、大枣、酥肉、片笋等得到保留,此外也融进了一些西双版纳原住民族的特色菜肴,如剁牲、喃咪拼盘等。由此可见,石屏汉族移民的饮食文化也在适应着社会的发展。

(五)茶叶技术、生产方式、劳动生产工具的相互融合

石屏汉族移民迁入后,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也积极参与生产方式的改进。经过访谈了解到,易武镇麻黑村的何明忠先生祖籍石屏县宝秀镇,他的家族像其他移民一样经历了马帮贩茶—移民—种茶—制茶—贸易的完整历史。无数的石屏汉族先民们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种茶、制茶技术和设备,在保证原产地茶叶品质的同时,提高了茶叶的生产效率。云南日报前总编辑孙官生出版的著作《走西头》中有这样一句话:“没有石屏人,就没有普洱茶的今天。”[2] 石屏移民将所产的普洱茶源源不断地由骡马队运出,经普洱,到下关,过丽江,进四川,到达康藏地区,甚至到达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至西亚、西非红海海岸。易武之所以能成为六大茶山之首,正是由于石屏汉族外来移民的参与。他们带来的汉族文化和先进技术亦成为与原住少数民族融合的重要筹码。

石屏汉族外来的移民在带来汉族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吸收利用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模式、生产工具,如打谷子用的弯棍、竹筐、慢轮陶器、织锦等。可以看出,石屏外来移民能够多渠道汲取当地的优秀文化,有助于加强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三、边疆特性:石屏外来汉族移民的地域认同

西双版纳当地的傣、回、彝、瑶等民族与石屏汉族移民之间综合心理感知及归属感、理念认知、赞成和信任的程度,主要表现在社会互动频率与通婚程度,以及石屏外来汉族移民对易武镇地域的认同。

(一)外来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互动与通婚

地域认同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就是社会的互动。但实际上,内在的文化适应是最难撼动的文化要素之一。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3]。根据乡土中国传统的移民社会特征,新移民主要是村民社会、地域、交往和外部群体社会关系的认同,实质就是一种渗入。石屏汉族移民大量迁入易武后,也经历了所有移民要经历的过程,即从最初的被歧视,到逐渐与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群众交往和建立新的关系网络,再到与当地各民族之间的通婚等深度交流。从帮工、经商、开茶庄等经济参与,到在当地购买土地种植茶叶的生产参与,石屏汉族移民逐渐融入进当地的文化。石屏汉族移民虽然是外来者,由于移入的人数、规模比较庞大,使得外来移民在易武成为一个主流群体,在与易武当地民众交往时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与当地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同时避免了因歧视而产生的冲突和心理压力。石屏汉族移民与当地的群众交往中相互学习、经营茶叶建立的合作关系为后来的融入很快扫清了障碍。

不同族群间通婚的比率是衡量外来移民认同程度的主要指标。通婚是充分社会交往、实质性的渗入和地域认同的标志之一,也是外来移民文化适应的主要标志之一。调查显示:移民的第一代婚姻基本是外来移民内部的婚姻方式,家谱也明确记载有第一代移民不与当地人通婚的字眼;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渐渐被当地少数民族认同,开始出现小部分通婚现象,如弟兄较多的男子,选择到傣族家里入赘;到目前的第七代、第八代,民族关系协调,与当地各民族相处融洽,通婚已成为常态。另外,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可以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这实际上极大促进了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通婚。调查中有一户陈姓石屏移民后裔,就将民族成分变更为彝族。其三个儿子的婚姻也很自由,分别娶了不同民族的妻子:大儿媳为是勐旺乡瑶族,二儿媳为勐海县拉祜族,三儿媳为景讷坝傣族。他们的家庭关系都非常融洽。

(二)石屏外来汉族移民对西双版纳的地域认同

清中叶至今,石屏汉族移民在易武繁衍生息,逐渐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近年来,随着普洱茶文化的兴起,不管是外来移民还是当地居民,普洱茶的销售和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原有的偏见和歧视正在逐渐消失,这也加速了外来移民的地域认同。在“你认为自己是石屏人还是西双版纳人?”的项目问卷调查中,第四代和第五代的被调查者有60%认为自己是石屏人,而96%的第七、第八代移民后裔则认为自己是西双版纳人。可见,移民后裔的代数越大,越认可自己是西双版纳人。问卷调查数据还显示:六十岁以上的石屏移民后裔对石屏文化、习俗、音乐等了解程度为70%到80%之间,第四代、第五代的移民后裔对石屏的文化、习俗、音乐等了解程度在50%左右,现在的第七、第八代,除了能说一口石屏方言外,对祖籍地文化了解程度降低至20%.另外,对于“您最喜欢居住的地方在哪里?”这一选项,86%的被访者表示喜欢居住在易武镇。从时间段来看,石屏汉族移民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或者更久以前自发移入,新中国成立后移民人数很少,被调查者65%的石屏汉族移民后裔都没有回过石屏祖籍地,现已经基本认可自己是易武人。从实地调查可以看出,石屏汉族移民已经基本认同迁入地易武,迁入时间越长的外来移民与当地的各民族的融入程度越高。

(三)易武镇各民族对外来石屏汉族移民的认同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民族认同领域具有空间和精神结构方面的差异;移民加入了空间,但被排斥在精神结构之外。移民史是伴随着移民的心酸和泪水的史书。民国《石屏县志》四十卷《奕志》中载:“夷人妇至思茅地,为人负茶至普洱”。普洱茶经济在给石屏汉人移民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因为经济发展也刺激了土匪这一特殊的群体。茶叶贸易中要获得成功并非易事,首先要躲过“茶马古道”沿途的瘴气,其次还要学会与土匪周旋。在易

武访谈时老人们都会提到一个共同的内容,即石屏汉族商人客死他乡是一种常态,赶马的马锅头时常会见到路边的白骨,因为交通不便也没有家人来寻找。有的是病死,有的是被土匪抢劫所杀。没有人统计过究竟有多少石屏商人在“走西头”中命丧匪手。石屏汉族移民“走西头”,给普洱茶带来了新的活力,但也谱就了一部移民生存发展的辛酸史。

易武镇麻黑村的何明忠先生告诉笔者,第一代移民来到镇越(易武)后还没有住在现在的麻黑,而是住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他们在购买、开垦种植茶叶中,常常因为土地和水资源与原住民族傣族、回族发生争斗,因战火搬家不下十次。当时的少数民族对外来者的歧视和敌意比较深。很多石屏汉族移民为了躲避战乱和各种骚扰于 1932 年才搬来现在的麻黑村,共同抵御其他民族的骚扰。所以,现在的麻黑村基本都是石屏汉族移民的后裔。新中国成立,分得土地定居后,其他各民族才开始逐渐接受外来移民的定居。借助普洱茶热,麻黑人的茶叶生意越做越大,在经济利益的影响下,和当地各民族的交流也日益频繁,通婚又加速了这一过程,同时当地人也积极向外来移民学习先进的种茶、制茶和卖茶的理念与经验。问卷调查显示,95% 的当地居民认为石屏移民是易武人。从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和相互任亲家(当地人称“老根”)可以看出,普洱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西双版纳各世居民族对外来者的地域认同。

四、讨论

石屏汉族移民与当地世居民族间的矛盾凸现出边疆特性。从清中叶移民迁入西双版纳开始,石屏汉族带入的文化与当地傣、回、彝、瑶等 13 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开始共存、共生并发生碰撞。移民文化对当地原住民文化来说也是一个刺激的过程。在与当地少数民族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移出地的汉族文化被带到移入地,并在移入地民族的影响下呈现出多元文化共存的“边疆风格”。

石屏汉族移民在迁入地的文化适应和民族认同,是随着时间的深入逐渐变化的。原住民对外来者的偏见在短期很难消除,但普洱茶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深层次的变迁。石屏汉族移民和茶马古道有着密切联系。外来移民的文化适应快慢和程度与迁入的时间长短有紧密相关,且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适应要比外在文化适应慢。

[参考文献]

[1]黄达远. 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12):25.

[2]孙官生. 走西头——石屏商帮纪实[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

[3]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三联书店,1985:29.

(上接第 23 页)

具有现代意义的儿童观表现在其倡导成人应保护儿童的原始性人格、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和守护儿童纯真的内心世界。同时,沈从文还倡导教育应顺应儿童天性、遵循自然主义教育原则。另外,沈从文在他的儿童小说中用优美灵动的文字刻画出许多典型人物,在现代文学的园地里添加了更多年轻的身影,对于丰富和发展现代儿童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朱自强.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

[2]方克强. 文学人类学批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23.

[3]鲁迅. 随感录二十五[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6.

[4]沈从文. 湘行散记[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7.

[5]韩进. 幼者本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起点[EB/OL]. [2015 - 12 - 10]. 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1/2011 - 07 - 29/100722.html.

[6]林乐奇. 沈从文小说[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142.